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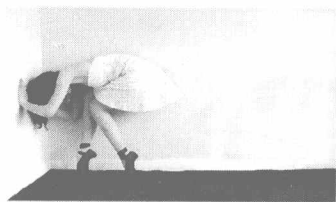


连谏 著

青春仿佛

因我爱你开始

那些忍不住要给彼此一个拥抱的欲望
被忍成永远的过去式
没有人能够知道，漫长漫长的岁月里
自己将会遇见谁，亦不知谁终将是自己的最爱
总有一些相遇是错误
总有一些暧昧是爱情唯一的结果



青春仿佛
因我爱你开始

／连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连谏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104-0159-6

I. 青… II. 连…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2159 号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

作者: 连 谏

责任编辑: 陈黎明 雷燕青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99 6304(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张: 7.5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159-6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浅爱	1
穿过路口到达你的爱	9
草环新娘	16
无舟可渡	20
爱情是个优美的传说	29
拒绝是爱情的另一种姿态	35
暗伤	42
梦里他乡	49
悲情柠檬香	57
瓦蓝瓦蓝的天	65
比失去更疼的疼	75
隐形爱情	82
相爱到离散	88
没人知道我爱你	97
戒指	104
上海之恋	112
天意弄人	121
不是每朵玫瑰都为爱情盛开	128
阮小白,对不起	136

真相	147
当心我会爱上你	156
暧昧	163
内伤	170
阮锦姬的黄金三角	177
海岸和水湄的秘密	186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	196
让她陪你上天堂,我陪你下地狱	202
辜负	212
和你一起唱支歌	221
香水有毒	228

浅爱

兰芝天生好嗓，再名不见经传的歌，一经她哼，就有了颜色，像淡的柠檬香、浅的落日红，带着些许寂寥的淡漠，萦绕在听者的心上。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时，母亲曾领回一肥硕的男人给兰芝看，悄悄问：你看成不成？

兰芝正被一本爱情小说弄得眼泪汪汪，看看男人便转过头来问母亲：什么成不成？

母亲尴尬地笑笑，给男人泡茶，点烟，说兰芝多么乖巧听话，多么优秀等。渐渐的，兰芝就听出了话风，母亲打算再嫁一次。

兰芝就哭了，把手里的书湿了一片，没人比她更懂母亲，她哪里是再嫁，分明是为了她四年的学费，将自己贱价拍卖给这满脸油光的胖子。

在兰芝的哭声里，男人讪讪走了，母亲怔怔看着她，突然悲声大作，抱了她薄薄的肩哭着喃喃自问：这可怎么办？

兰芝说总会有办法的。

是的，办法总会有的，为了读大学，把多年来相依为命的母亲卖到一个令人憎恶的肥硕男人床上，她做不到。

她没去街道申请救助，也没去求住着豪宅开着名车的父亲，在他狠心把母亲推下楼梯的瞬间，他就成了一头冷酷的兽，不再是父

亲了。

时常有同学半是玩笑半是影射地说，兰芝之所以顺利地申请到助学贷款，是借了脸蛋的光。

她听了，只是笑，跑到卫生间的那排镜子前，安静地站着。镜子里的兰芝，像摇曳在春风中的新竹，套着简单的圆领针织衫和洗旧的牛仔裤，目光从容，轮廓清晰而饱满的樱唇微微嘟起，下巴俏丽。有端着盆来打水的同学问：兰芝，你在看什么？

兰芝笑笑说：我在看镜子里的美人。

这话很快在同学中传开了，重复这句话的人使用的语气不同，味道也就不同。偶尔，风会把一些话带进兰芝耳朵，兰芝有时会歪着头看看说话的人，有时不看，飘飘地走过去。

语言是最无力的东西，沉默多好。在大家眼里，她是一朵静美而骄傲的花，开在封闭的空间里，姿态孑然，不屑于沾染一粒尘世之埃。

从大二开始，她不再申请助学贷款。

她去了一家酒吧唱歌，每当她的歌声响起来，整个酒吧就安静了下来，目光齐刷刷地聚拢到小舞台上。一曲终了，台下雷声欢动，她款款地去饮一杯白水，继续唱，一丝不苟。每晚从8点唱到10点，到点后，客人给再多小费点歌，决不肯多唱一句。去后台，洗脸，换衣服，回学校。

自然少不了轻薄男人的追逐，送花，请饭，她总是微微地一笑，说对不起。

也有男人想要些手段，装黑社会老大，扮钻石王老五，兰芝还是微微地笑，连那三个字都不肯给了，转身就走。有人把手搭到她胳膊上，不肯让她走，她便回了头，冷峻地看着他，慢慢把他的手抹

下来，婷婷袅袅地叫了出租车回学校。

大二下学期，她不仅还清了助学贷款，还有了余钱，隔三岔五添置漂亮衣服。

她清冽的美，已伤了一些人，可，她们还有优越聊以自慰。

现在的兰芝，新衣美衫不比她们少，且时常有驾了豪车的男子等在学校门口，巴巴的，只为看她一眼。更何况，夜夜出入声色犬马场所，那些想象的糜烂，足以给流言旁证。

有时，兰芝发现化妆品被动过了，她拿起来看看，又不动声色放下。隔日，这瓶化妆品就会摆在大家共用的地方。

还有时，有人忍不住醋酸发作，叵测而好奇地问：兰芝，在酒吧唱歌真能赚这么多钱？

兰芝笑笑，瞥她一眼，反问道：你说呢？

问的人，就讪讪地走开了。

她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品格清洁地活着，不求助，不卑下，就像活在一只透明的玻璃罐里，望得见他们，他们也望得见自己。他们呼吸着同一座城市的空气，却把心放在不同的位置，毫寸之间，就是格格不入。

辅导员找她谈话了。

他是研究生毕业留校的年轻教师，个子很高，浓眉飞扬，目光深邃，一年四季穿牛仔裤，夏季里穿白色的T恤，喜欢和学生们混在一起打篮球，像矫捷的豹，在篮球场上跳来跃去。据说，围在篮球场外尖叫的女生，多半是去看他的。

他把兰芝叫走时，身后是唧唧喳喳地指指戳戳。

进了办公室，他顺手掩上门，又打开，大大地开着，动作稍有夸张，个中寓意兰芝是明白的，未曾开言，心下已狂喷了一万声啊呸啊呸！

他给兰芝拖了把椅子，说：坐。

兰芝瞄了瞄椅子，从容端端地坐过去，用妩媚的狐眼直直看了他，若有若无的笑丢荡在嘴角上。

他倒有些拘谨了，吭哧了半天才说：我知道你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女孩。

一句话，她的泪就落了下来。

他没批评她，也没有要她以后不要去酒吧唱歌了，只说：我没什么话要说，只是他们反映的多了，我总要做做样子给他们看。

兰芝用力点头，她一直低着头，目光落在他脚上，那双干净的穿了太久而显得有些疲态的耐克鞋，看上去踏实而舒服。

辅导员送她走时，又说：在同学们面前不要表现得太清高，因为你既漂亮又清高，会让人有压迫感，这对你不利。

兰芝点着头说谢谢，飞出来的眼泪甩到了他胳膊上，一下子，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张张皇皇想去给他揩，他摆摆手，说没事。

走出很远了，转过楼角的瞬间，她偷眼去看，他还站在那里，向着她去的方向。

想起他，心里就阳光遍地。

唱歌时，孤单走在夜路上时，上课时……想得嘴角微微上翘，柔情的暖意遮住了眼中的冷峭。

想给他写信，打电话是不成的，会紧张，会不知该说什么好而磕巴。当然，写信也不是示爱，而是，心里有很多话，想找个人说出来。

终于写了很长的信，写她刚到学校时的心情，写对他的印象，写那些流传许久的、有关他的美好传说……

在署名的位置，她画了一棵碧绿的竹子，也没在信封上留地址，便投进了校门口的信箱。

猜他应该收到信了时，她故意与他迎面相遇，可，离他尚是很远，脸就红了，心慌如撞鹿，转了个弯，一溜烟从他面前跑掉了。

那天，在酒吧唱歌时，她流了泪。原来，再骄傲的女子，遇上爱情也就软了。

唱完一曲，去旁边的小几上喝水时，胡乱扫了一眼，猛地就怔住了：竟然是他！见她发现了自己，他微微一笑，冲她举了举手里的苏打水。

她笑得那么傻，像春风中的一朵小花。

那晚，她唱得千回百转，仿佛把心揉进了歌里，铺展开来，给他一个人听。

唱完歌，她匆匆换下衣服就跑了出来，唯恐出来慢了就不见了他。

待她出来，服务生正收拾他的桌子，那杯喝到半残的苏打水伶仃在那里，极像她眼下的样子。

她走过去，缓缓坐了下来，按住了服务生正要收走那半杯苏打水的手，说：给我来杯朗姆酒。

服务生不解地说：这杯水是客人剩下的。

她垂了垂眼皮说：知道，再给我来杯朗姆酒。

服务生满腹狐疑地走了，酒吧这样的欢场，行止怎样乖戾都不足为奇，何况她只是留下了客人喝剩的半杯苏打水。

她又讨了只空杯和冰块，把朗姆酒和冰块以及苏打水兑在一起，慢慢地品，这冷而辣的酒，是多么讽刺的味道，就像今夜初见他的刹那，她无法管住欢喜像群调皮的小兽纷纷奔出，愣是以为他收到了信，并猜到是她写的，心下惺惺，跑来看她。

可，这只是她一厢情愿的幻象而已。他不过是对她有些好奇，来看看这个流言不断的女子是不是真如传说的那样，在这糜烂的声色犬马里靠卖弄风骚从男人兜里顺利掏走小费。

兀自喝着，就醉了。

醒来时，在绵软的床上，她竭力地睁大眼睛，尖叫了一声，腾地跳下床来，却见衣着整齐安好，连裤袜都不曾脱下，另一张床上，被枕规整，白床单的叠痕分明，她这才松了口气，怯怯张望四周，小声喊：喂……

没人应。

打电话问前台，服务生说有位先生把她送过来就走了，房钱已交了，她可安心睡到中午12点，她询问那先生的样子，猜想是他。

去找他，问昨晚是不是他把自己送到酒店去的？

他笑了一下，说：酒吧里那么多男人，你怎么会想到是我？

她的心就像挨了冷冷一鞭子，原来，他同别人一样，把她当混迹在欢场的浮浪糜烂女子看待，随便就可以跟陌生男人去酒店开房。

这么想着，满心的遍地柔情就化做了冰凌：因为我当你和其他混酒吧钓女人的男人一个德行，热衷于送单身酒醉的女子去酒店休息。

见她真的恼了，他才低低说：是我，我走出一段了，才想起该问你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走，回去，才见你醉了，怕送你回寝室会被室友误解，就送你去了酒店。

然后，又小心地问：还记得昨晚的那些疯话么？

天呐，昨晚，醉酒的她，究竟有没有说些令他嗤笑的疯话？见她一味地抿着嘴笑，她恼了，冷冷说：酒后疯话而已，你不是第一个听我酒后疯话的男人也不是最后一个。

他的脸就青了，说：女孩子不要这么说话。

她睥睨着他用鼻翼轻轻地笑：像我这样糜烂的女孩子，还能说什么？

他生气了，转身走掉，她恼恼地追了两步，突然大声喊：那封信不是我写的。

喊完，就捂着嘴傻掉了。原来，爱情是让人神经短路的坏东西，她竟能说出这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话。

他闻声回头，咧着嘴笑：当然不是你，给我写信的女孩子很多，我不知道哪一封是你写的。

她很想知道那晚自己究竟说了些怎样的疯话，几次打电话去问，他只笑不语。

被追问急了，就说毕业时告诉你。

她索性不再问了，酒后疯话，随他取笑去吧。

可没等到毕业，一家唱片公司便相中了她，把她签到了北京，犹疑再三，她申请了退学。娱乐圈和她想象的不一樣，她常常觉得自己就像被时空机器运转到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时光空间，回头无路。

几年后，她回来演出，唱完谢幕时，发现他在离舞台不远的地方凝视着自己，就怔住了，匆匆跑下台去找他，劈面就问：那天晚上，我究竟对你说了什么疯话？

他凄怆地笑了笑：你睡得像摊泥巴，什么都没说。

她低低啊了一声。

他说：说了很多疯话的人是我，可惜你不记得。

然后，他告诉她，其实那晚他没走，只是站在酒吧外等她。久不见她出来，便折回去看，却见她在就着半杯苏打水饮朗姆酒，心就暖软得一塌糊涂，便没去惊动她，远远地看她用这样低回婉转的方式表达着喜欢。

后来，他把醉了的她背到一家酒店，哄她洗了脸，扶到床上躺下。

你说了什么？她问。

我爱你。

还有呢？

等你毕业就娶你。

然后呢？

我们失去了彼此。

他的无名指上，有枚细细的戒指，把她的眼睛硌得生疼：我问你时，你为什么不说？

怕你觉得我轻薄。

为什么现在不怕我觉得你轻薄了？

爱不到了，只想让你明白，我真的喜欢过。

哦，喜欢离爱有多远？

喜欢和爱一直在一起，无法抵达的爱，悲伤地蜕变成了喜欢。

穿过路口到达你的爱

豆蔻说：小米，我爱陈易南，可不可以？

我说好啊。然后笑，爱就爱吧，干吗问我？

豆蔻看着我，眼睛里有绵长的东西。我不懂，她比我大三岁，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

陈易南是哥哥的朋友，哥哥去了外地，我在本市一所高校读书，他经常提着很多零食来看我，说：你哥哥让我看着你，据说你喜欢惹事，连妈妈都管不住。我一边听一边吃，贪婪无比。

豆蔻住在我家隔壁，一年四季穿牛仔裤，只有上衣，在季节变换时转换一点花色，短短的头发，竖在头上，就像我的脾气；不过她不是我，我有一头飘然的长发，穿淡雅淑女装，但内心倔强，与温顺的外表没一点相符。

那时，我正疯狂地爱着系里的排球队长谢一其，他有修长的身体，在球场，他高高跃起，像犀利的大鸟，一下击中飞舞着的排球，狠狠的，把对方击倒在地。

我爱谢一其干净利落的扣球姿势，他打球时，我坐在球场最前沿，任凭尘土飞扬，钻进长长的发。他走出球场时没有一点疲惫，这就是青春的资历。他喝着递过去的纯净水——是陈易南买给我的，他说：小米，青岛的自来水是黄河水，能不喝你就不喝吧。他每个周末去我家，拎着水果、扛着一箱娃哈哈纯净水，穿着周正的

名牌西服，连业余时间都很职业的金融操盘手。

周末，豆蔻泡在我家，和我聊天，说一些女孩子的闺中秘事，陈易南周末必到，妈妈喜欢他，豆蔻也喜欢，我也喜欢，不过，我更喜欢他提来的水果，还有娃哈哈纯净水的糯软。

陈易南不在时，豆蔻和我有说不完的话，只要陈易南来了，她就没有话，两眼呆呆的，看脚尖。而我就知道，豆蔻来我家，看我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等陈易南的敲门声响起，她在一片期待里看着我，我去开门，望着陈易南进来，只扫一眼，脸就飞快地红，然后腼腆地打个招呼，就埋下头去，听陈易南的声音是她的全部幸福。

豆蔻和我说她爱陈易南时我正打算把水果装进背包带给谢一其，他的运动量那么大，学校的东西补充不了他需要的营养。

豆蔻推我一下，她说：小米，我爱上陈易南了。

我说：豆蔻，爱就勇敢一些嘛，我喜欢上谢一其时，有多少女孩子喜欢他？我就跑到他眼前说：谢一其，我喜欢你，我喜欢洗你的球衣。就这么简单，他就爱上了，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子说爱他就是想给他洗球衣。

豆蔻说：小米，你不知道吗？陈易南只爱你的。

我和陈易南上街，他总是喜欢过马路，只有过马路，他才能合乎情理地拉我的手，过了马路，我就会飞快挣脱。

我说：豆蔻，我只喜欢谢一其。

豆蔻看着我，很羞涩地笑，好像比我还要小。

这一次，陈易南来，我看着他，笑个不停，他不太明白，我说：陈易南，我和豆蔻在等你。

陈易南看豆蔻一眼，说：等吧。他那么敏感的一个人，不会不明白我的潜台词。我说：以后把水果分成两份，一份给豆蔻，一份给我。

陈易南说：豆蔻都工作了，已不需要别人给她买水果吃了。

就这样，陈易南不动声色地拒绝了我的暗示。莫名地，我有些喜欢，即使我不爱，女孩子都是自私的小动物。

那天，豆蔻早早走了，有点失落。我和陈易南坐在客厅看电视，忽然没有话说，手指按来按去，全是无聊的娱乐节目。

没有看他，我说：陈易南，豆蔻喜欢你。他盯着屏幕：是吗，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就知道了？

豆蔻告诉我的。

陈易南没再说什么。傍晚，我回学校，拎着沉重的水果，他坚持送我，我说：算了吧。我住在寝室的最高层，我想把水果直接拎到男生寝室三楼去找谢一其，我想和他分享陈易南的水果，滋养我们的快乐。

陈易南坚持送，我不好继续拒绝，他背着沉重的水果走在前面，我空荡荡地摇晃着双手，留意路口，一些马路，是没必要过的，但陈易南却要坚持过去，他等在路边，向背后伸出手，我把手伸过去，他背着沉沉的水果拉着我的手，过马路。豆蔻的话，应该不假。

但，我只爱谢一其的。虽然谢一其常常惹我哭，惹哭了还不会哄，只会在事后说：你们女孩子怎么这么麻烦？动不动就掉眼泪。

常常的，谢一其惹我哭，我就一个人去陈易南的家，敲门。他不在时，我在门口流一会泪，然后走开；如果他在家，我就会进去，坐在床沿上哭。他不问为什么，我也不说，哭完了，就会看见他已兑好温水，说：小米你洗洗脸吧，这样出去会弄坏脸上的皮肤。我用他的木瓜洗面奶洗脸，用他的毛巾擦脸，抹他的大宝 SOD 蜜。然后，连一声谢谢也不必说就可以走开。

这样的爱，对于陈易南过于不公，在学校门口，我说：陈易南，豆蔻爱你。

陈易南笑，好像我说的只是个平淡的玩笑。我说：你回去吧。他说：送到楼上吧，七楼那么高，我帮你背上去。

室友们正在玩牌，看见我进来，她们就丢下牌，跑过来说：小米，你的陈哥哥又给你弄了什么水果，这次，不准只拿去给谢一其吃，让我们也分享一点。

我回头看了一眼还在门外的陈易南，脸忽地烧了一下，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

陈易南默默地拿下背上的包：你自己拿进去吧。转身走了，连声再见都没说，我趴在寝室的窗子上，看着陈易南离去，夕阳打在他身上，很落寞。

那一次的水果，谢一其没有吃到，我趴在窗子上看陈易南的背影时，室友把它们洗劫一空，等我回头时，地上一片狼藉的果皮。

在食堂，我看见谢一其，他说小米，向我挥手，我跑到他身边。他说：这个周末，我们和大三球队比赛了。我看着他，不必说，我知道了下面的话，他的球衣肯定又脏了。他说：小米，你知道谁赢了吗？

我说知道。如果谢一其的球队输了，他绝对没这么好的情绪，我了解他，多于自己，我爱他，也多于自己，校园里有那么多女孩喜欢他，我不能例外地和大家一样俗套。

谢一其只要对我温暖地一笑，我心中所有的不快就会飞走，他知道我爱他，爱到他可以完全不必担心失去。

后来的周末，陈易南有一阵子没来，妈妈问我：小米，陈呢？

我又不是他的影子，你干吗老问我。其实我的心里充满烦躁，我想看见他的眼睛，那么温暖，多好的一种感觉，只有在他的眼前，我才会有被娇宠着的感觉，但不是爱。没有了陈易南，豆蔻都很少来了，没什么奇怪的，本来，她就是为陈易南而来。

谢一其又惹我哭了几次，在他面前，我总那么爱哭，他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或一句略微刺耳的话，都会惹出我的泪。他嘲笑我泪腺发达。陈易南不会的，他说：女孩子，只有爱了，才爱哭。谢一其